

泸溪文史资料

目 录

第三辑

写在前面的几句话

- 北区土著武装兴亡记(上).....廖子森等(1)
先父杨子荐生平录.....杨明国(97)
洞头苗寨“两符”.....符文业(106)
- 民国时期泸溪地方武装简介.....(113)
回忆亡夫文一元.....蒋国兰口述(117)
先父文一元事迹琐忆.....文启英口述(122)
称雄南区十六年的杨善复.....杨昌友等(126)
警备队围歼徐汉章.....徐朝俊口述(142)
警备队保卫兴隆场的一次战斗.....邓宗禹(145)
- 田茂盛火烧兴隆场.....邓宗禹(148)
冉仁发拖队前后.....杨必芳等口述(150)
“蛇脑壳”杨汉章.....杨荣芬(153)
曹鉴全其人其事.....杨昌友(158)
徐汉章早期拖队活动.....文史办(167)
徐汉章中垅山造枪.....张显生等口述(172)

北区土著武装兴亡记

廖子森 李家柏

楔 子

泸溪县的地形像一只坐着的青蛙，背向东西，头部在北，臀部在南。武水从吉首境内自西向东而流，横贯县境，将青蛙拦腰截断，分成南北两块，南边宽大，北区较小。沅水自辰溪入境，从南向北流，在泸溪县城东南与武水汇合，再折向东流入沅陵县境。

泸溪北区，俗称“六堡后山”。东傍沅陵石家界，西靠乾城（今吉首）标金界、榔木界，北接螺丝界、上云界，南依天桥山、毛屋界。东西最长处约15公里，南北最宽处约30公里，在这不到300平方公里的地方散布着122个村寨。四周高山阻塞，境内岗峦起伏，溪涧纵横。酉溪河自古支河蓬流来，经桌子潭、官寨、八什坪、花园坪、三角潭、太村潭、卧潭流入沅陵乌宿，再注入北河（酉水）。酉水河在六堡境内一段，因滩多水浅，船只不能通航，这里的山货及人民生活所需物资的进出，全靠肩挑背负。自古以来，这里的农民披荆斩棘，不断垦殖，将山坡开成梯土，河谷坪地开成大块水田。酉溪河两岸安起了筒车灌水，使六堡地方成了有鱼有粮之地。

六堡名称是清朝时期叫起的，清乾隆六十年曾发生过苗民起义。为了防苗遏苗，辰州知府田灏于嘉庆元年到泸溪督令遍筑碉堡，组织民团。泸溪知县黄炳奎任用武举张尚林、武生员李源阶为团防督办，到泸溪后山筑堡办团练勇丁。张尚林、李源阶二人根据后山农民居住的地理条件，宗族关系，语言习俗等，将后山地区编成六堡。这六堡中，两堡讲汉语，两堡讲苗语，两堡讲乡语（瓦乡语）。讲苗语的：一为洞头堡：辖洞头寨、高寨、中寨、后寨、铜鼓寨、达勒寨、当百寨、纸棚、望天堂（上下两寨）、仲溪、鸾团湾、甘溪、长潭头、雀儿溪、盘古岩、阿旺溪、二郎坪、白土坪。筑碉堡于洞头寨南山头上，与当时清军驻扎的大营盘遥相呼应，此堡人姓符。

二为官寨堡：辖官寨、池塘、龙背山、桌子潭、芭蕉坪、廖排坡、斗篷界、梁家坡、石家寨、下湾、湾潭、茶坪、东鼓坪、桐油坪、梁家潭（覃家寨）、土地坪。该堡张姓居多，筑碉堡于官寨，这里是当时永顺苗（今古丈地）通辰州必经之地，可扼其咽喉。

讲瓦乡语的有烧肉堡：辖烧肉溪、牛屎坡、李什坪、桃坨、大村潭、叭潭、三角潭、梯级坪、覃家坡、唐家、倒水坪、花园坪、香炉坪、枸皮溪、铁炉冲、八什坪、塘食溪、上云界、饿狗溪、老鸦溪。筑碉堡于烧肉溪山头，与邻境沅陵烽火相望。该堡杂姓。

布条堡：辖布条坪、灯油坪、向家岭、鸡溪坳、鸡子潭、检儿坪、白马坪、大风岭、黄泥溪、拖船坡、芋头溪、桃树坨大坪、栗岭、猫子溪、旧寨、龙光坪、岩寨、金子坪、东瓜坪、茶溪、梁家潭的杨家寨、红岩排与猪食溪两寨姓杨的都隶

属于布条堡。此堡杨姓居多，杂有其他各姓。筑碉堡于布条坪南山头上，是六堡的中心地方。

讲汉语的有榔木堡：辖榔木溪、烟竹坨、芭蕉溪、磨岩坪、竹坪、庙坪、保儿坪、张家坪、岩塘、上曹家、桑树坪、虎头寨、洪水溪、印家、王家、田坪、八方界。筑碉堡于榔木溪，扼守通往县城的要隘。此堡人杂姓。

欧溪堡：辖欧溪、老寨、殿湾、牛家、下曹家、烟坨、侯家、婆田、龙湾、均田坪、茶盘溪、杜家寨、土脚坡、大地坪、高村、榆树坪、翁水排、九子田、狗坐岩。（高大坪、低大坪、千由田、暮江头、峰子岩、葡溪、虎头寨等属半堡）筑碉堡于欧溪，扼守通往县城的另一条要道。此堡人全是杂姓，除杜家寨讲乡话外，其余全都操汉语。

六堡筑成，共议团防规约，推选团总一人，总揽其事，下有乡约数人辅助。各堡有堡董，各村有牌头，建有哨卡。堡内成年男人皆充团丁，每丁自备兵器，因而六堡之内每户均有梭标（亦称竿子）一根，火枪一枝。农忙务农，农闲操练，老少练武，遇警各村鸣锣呼应，练勇守堡，丁壮守哨卡。六堡练勇，成为泸溪县城的北部屏障。

清宣统二年驻城的守备及外委4名，绿营兵300余名，全都裁撤，县城的防御就靠六堡后山的民团武装。

民国成立后，六堡后山划为北区，区公所设布条堡。民国二十六年（1937年）改区划乡。六堡地方被划为孝安乡，将原官寨堡及烧肉堡划为第一、四、五保，原布条堡划为第二、三保，欧溪堡划第六保，榔木堡划为第七保，洞头堡划为第八保。孝安乡共计八个保（高大坪等地划入忠安乡），乡公所原设大风岭，后移至洪水溪，最后则设在八什坪。

六堡后山人民自民国反正以后，以为从此天下太平，每年只要缴纳田赋租税，若天不早、水不淹，就能过着自耕自食、自织自衣的生活。谁知“洪宪一现，天下大乱”。此时六堡后山土著武装纷纷崛起，奸淫掳抢，互相残杀，前前后后动乱30余年。

—

泸溪交通闭塞，信息不灵。辛亥革命（古历八月十七日）武昌起义的消息，到古历冬月间才传到泸溪。新年元旦正式反正，新知事彭邦杰上任后，出告示安民，地方民众才知道清朝宣统皇帝退位了，已改为中华民国元年，孙中山坐南京当了临时大总统。

民国二年，熊封接任知事。此人要钱如命，恨不得把泸溪地皮刮掉一层，已经明令豁免的捐款他也要催收，打官司的来了，他就乘机勒索，只要钱多官司就能打赢，因此引起泸溪人民强烈不满。地方绅士邀约民团将这个“刮地皮”的知事赶跑了。熊封跑到长沙，到都督那里状告“泸溪民变，请都督派兵清剿。”幸亏这时在长沙读书的学生龚德柏等联名上书，揭发熊封贪赃枉法，都督府里才将这事压了下来。省府改派溆浦人贺星南来泸溪当知事。民国四年（1915年），袁世凯称帝。蔡锷在云南独立，起兵讨袁。袁世凯忙令近滇各省严筹防剿。蔡锷起兵后，贵州全省响应，袁世凯慌了手脚，忙派他精锐的第4师师长马继增为司令，率4个混成旅进攻贵州。冬天，马继增率4旅约26000人抢乘火车星夜南下，在岳州下车，乘小火轮到常德，在常德大肆掳船运兵、运粮，逆沅水

而上，水陆并进。沿途见船就掳，见人就抓。不久，马继增的一个团开到泸溪县城。城里人闻听“北兵”来了，纷纷避走，（泸溪县叫“走北兵”）。凡是在六堡后山有亲戚关系的，都跑到后山去了。有些人则逃到城外高山寨上去。公排岭、天星寨、岩门界、凤形地……离城较近的一些山村寨上都有城里人在躲“北兵”。那些北兵见不得妇女，见妇女就抢来强奸。北兵都很闹，发的“双粮双饷”，他们除了爱玩“花姑娘”外，就是爱吃喝，最爱吃面食、烧酒、烧腊肉（卤肉）。泸溪城里面开面馆的不多，每天北兵出进，穿流不息。金永龙、周安元都是这时开面馆发财的。

北兵的前锋逆沅水而上，行到龙头庵就停止不前了。当地的民团愤恨北兵，把陆路截断，航道堵塞，道路挖烂，占据要隘，用大抬炮、九古老炮把北兵轰死不少。民国五年正月初六，驻在泸溪的北兵要往麻阳运粮，到五里洲请了6个舵手驾船。每人给9块大洋，由北兵们自己拉纤，6天才到吕家坪。再往上，因水浅船不能进，6个舵手就回来了。

北兵前锋不进，急坏了马继增司令，他亲自去龙头庵督战，打了三天三夜，北兵死亡无数。马继增想，袁世凯要他两个月内攻入云南，如今两个月过去了还在湖南境内，前进不能，后退不得，一气之下，吞金而死。曹錕在四川泸州被蔡锷打败，龙觐光在广西白色被俘，只有卢金山一旅把黔军王文华拖住。袁世凯眼看大势已去，遂下令废止洪宪年号，改称民国五年。不久，程潜在靖州召开湘西48县代表会，宣布湖南独立，自任护国军湖南总司令。这时北军闻风丧胆，纷纷向沅水下游败逃。

因北兵是坐船沿河上来的，败退时找不到别的路走，只好沿

河而下逃命。一路上，北兵被民团腰截，失魂落魄，一听枪响就惊慌失措，四散逃命。那些生病的，脚跛的，掉队的，统统都被民团和沿河一带的百姓杀掉，枪械散落民间，遗下祸根，造成湘西各地狼烟烽起。

二

从泸溪县城出北门二里有一村庄，名叫岩龙头。这里依山傍水，绿树成荫，沅水在村前流过，绕了一个大湾，每年春夏两季洪水暴涨，卷着上游漂来的木材、树枝、芭茅等直冲香炉山脚下，再迂回转来，在村前形成一大旋涡，然后下流沅陵县境。

当地风水先生说：“这个村庄风水好，坐在龙头上”。故把村名唤叫“岩龙头”。传说，河水倒流的地方常出大官，到清朝咸、同年间，村中果然出了个“黑旗军凯字营统领花翎提督”张德胜。张德胜回乡时留下的一名守家丫环叫荷珠，年十七时与“六品顶戴”（张德胜的家人）张升拜堂成亲。憨厚老实的张升一切皆由荷珠安排。又过一年，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国廷。

荷珠与张升在村中租赁屋舍居住，做起桐油生意。几年之间，竖起新屋，立起油房，置了田地，家财日益兴旺。张国廷十岁了，张升为他请来一位教书师傅，读了三、四年书，因为贪玩，六本《四书》背不得。张升因中年得子，有些惯养，老师也不便管得太严，只好由他的性子。不久，张升又请来一位武术师傅教儿子习武，这还合他性格，学了三五年，武术上也还来得几下。光绪二十九年泸溪遭大瘟疫，张国廷的父母先后病故。十七岁的后生子不懂得管家事，油房生意由管帐先生料

理，自己只顾交朋结友，吃喝玩乐。江湖上落难的人走到门上来，常打发个一两吊铜钱。青黄不接时乡里邻近来借米，一斗八升的送。久而久之，博得一个仗义疏财的名声。民国二年，古文坪坝来了一个杨廷松，高低要和张国廷认老庚。此人祖籍是布条堡的，后来搬到坪坝场上住，就在那里落户了。杨廷松在外闯荡江湖，贩卖鸦片。宣统年间，曾入过哥老会，结识了不少的人。民国反正以后，湖南都督谭延闿明令禁止帮会活动，各处哥老会都散班了。“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”这是江湖常说的话。张国廷和杨廷松认老庚之后，老庚的老庚也是老庚，于是张国廷就邀请众家老庚都来相会，在香炉山庙后的松林中砍香拜把，结为生死之交。共同推举张国廷为大哥，向家村的向海清为二哥，铜鼓坡的梁水牯为三哥，杨廷松为五哥，刘家滩的冉仁发为六哥，擂鼓坡的杨八佬为八哥，狗子岩的侯岩保为九哥，花园坪的李玉清为老么。八人结拜，排行不分年龄大小，都是兄弟相称，常来常往。

且说这冉仁发是刘家滩人，家中有几亩薄田，双亲早亡，跟着年老的祖母及叔父生活，一家种田之外还有一只渔船，早晚在村前河里捞鱼，补贴家用不足。那冉仁发从小在河边长大，练成了好水性，屋前的河面有里把宽，他能从东岸游到西岸，一气游个来回，一个猛子可扎到河中间。村子里没有学塾，从小就没得书读，叔父也管教不严，慢慢地学会了打牌赌牌，从八九岁时就嗜赌成性。民国五年的春天，冉仁发在河中收钓，得了三斤重的大鲤鱼三条，半斤重的好几条，他心花怒放，将鱼都丢进渔船的水舱里，收完钓，将渔船系在河边的柳树下，用三皮棕叶子将三条大鲤鱼穿了鳃，用鱼叉挑着上岸去卖鱼。刘家滩离县城不过六七里，冉仁发不肯将鱼拿到县城去挨鱼贩

子的“篾刀割”，宁愿走十多里山路到小溪湾场上去卖，好得几个现钱。那一日，正是“二、七”逢场，冉仁发一到场上，三条鲜鱼很快脱手，得了一吊钱，先到油锅摊子上吃了七八个油粑粑，就急忙赶往赌场。他赌了一阵，赢了好吊几钱。到太阳偏西时，冉仁发在场上喝了一碗酒，吃了些卤豆腐、卤蛋，肚子饱了，拖着渔叉，过了河，从沙洲坪经红土溪往回走。走到白蹬岩山脚下，有一北兵坐在路边向他问路：“老板，到泸溪走哪条路？”“沿河下去绕远了，如从这岩板路翻山过去要近五里路。”冉仁发自己朝白蹬岩坡上走去，那北兵便跟在他后面。两人一前一后来到名叫屋场坪的小村子，那北兵端着枪，窜进路边的一间茅屋里去找吃的。村里大人也都上山去了，吓得屋里两个小孩大哭。冉仁发后悔不该告诉北兵这条近路，让那狗日的来这里害人，心中顿生杀机，大步流星直奔七里冲。

那北兵在茅棚子内见一个烂饭篓里装有七八个鸡蛋，提着就往外走。出得门来，将枪斜背在身上，边走边吃生鸡蛋。北兵吃完鸡蛋便将烂饭篓往路边水田中一丢，哼着北方小调走进七里冲。刚走过一丘田坎，冉仁发从田角上的大岩后猛地跳出来，大喊一声：“狗日的，你该死了！”骂完就用渔叉向北兵当胸猛刺。那北兵猝不及防，被刺得穿胸透背，叫一声：“妈呀！”翻身倒地，两脚几蹬死了。冉仁发急忙取下北兵身上那杆“毛瑟枪”，解下子弹带，取出五排子弹，还在北兵口袋内取出五块“大脑壳”光洋。于是将死尸抛在溪沟里，枪背在自己的肩上，子弹带往腰上一缠，用渔叉拄路，打一声“啊吼”大摇大摆地出七里冲直奔自己的鱼船。那时节兵慌马乱，杀人没有报案告状，县长不管。

冉仁发将枪弹收藏在船舱里，解了鱼船索，将锚岩一提，把

船向刘家滩划去。拢岸将锚岩一抛，从水舱里摸出三四条半斤大的鲤鱼串成一串，提着鱼向家里走去。叔婶都还在山上做阳春未收工，祖母正在灶前煮夜饭，冉仁发将鱼往柱头上的钉子上挂，给祖母送了三块光洋，说一声：“婆，我上街去了”转身就走，祖母在后面讲些什么，他一句也没有听到。冉仁发的渔船顺流而下，划到岩龙头河边时，已是上灯时分。冉仁发将水舱里的小鱼，半斤的、四两的统统提来放进鱼篓，将锚岩一丢，提着鱼篓就朝张国廷家走去。冉仁发进门一看，张国廷和几个老庚正在喝酒。李玉清眼快，立刻就喊：“六哥，快来喝酒，正在讲你，你就来了，真是‘泸溪地皮薄一讲人就到’”冉仁发说：“我是替弟兄送菜来的，”把鱼篓往地上一放，帮忙的立刻添双杯筷，将鱼提进灶房去办。几人又大块肉，大杯酒地吃喝起来，酒到半酣，张国廷说：“各位兄弟，今晚酒莫喝醉，晚上还要干大事。现在大家吃饭如何？”冉仁发连说：“好好。”饭后喝茶时，张国廷将晚上要到香炉山去夺北兵枪的事，一五一十地对冉仁发等人讲了，冉仁发一拍大腿说“好，我今天搞得一杆‘毛瑟’”。张国廷大喜，“我正操心没有‘硬火’响，怕北兵佬不肯缴枪，只要‘硬火’响两下，北兵佬就会听话，乖乖的缴枪”。

半夜鸡叫时，几个人持火枪在香炉山庙门外埋伏，李玉清提着两只煤油桶，在庙后将一挂千字鞭炮点燃，丢进煤油桶里哧哧吧吧地炸，犹如打枪。向海清将“黔阳顶皮炮”连续不断地燃放，响声不亚于枪声。庙前庙后喊杀声不断，把庙里五个北兵从睡梦中惊醒，这些北兵都是“惊弓之鸟”，在辰溪一带被民团杀怕了的，三更半夜听到枪炮声和喊杀声，不知民团多少，要跑又不识路径，便在庙里慌作一团。这时，张国廷在庙门

外喊话：“北兵弟兄！你们被包围了，只要缴枪，保证不杀你们，给你们每人十块光洋作路费，放你们回家去与父子相会，夫妻团圆”。庙门里有人应道：“大爷，江湖上讲义气，说话算数，一言为定”。“一言为定，绝不骗你们”。庙门半掩半开，五条枪做一起放在门外，张国廷将事先预备的半封光洋放在门坎岩上，一个弟兄上前将枪一起抱至庙外亭子上，北兵收了光洋，才将五条子弹带也丢出庙门外，天明后，自回北方去了。张国廷等人也不进庙，到庙后松林中将枪弹分交众兄弟背带。他自己家富难舍，依然回到岩龙头村中。弟兄则由向清海带领。向海清是条光棍，既无父母妻室，又无田地产业，仅靠撑船为生，得枪之后，带着弟兄在小龙溪口，沅、泸交界之地，干起杀人越货，抢劫过路客商钱财的勾当。龙溪口的溪水中常丢有人头，沅、泸两县都无人过问，人们把那个地方叫做“人头溪。”有人向泸溪县官控告“张国廷坐地分赃”，张国廷怕官府来捕，就学宋江上梁山的故事，干脆带着他的弟兄在小龙溪源头叫做蒲溪的大松林中建立起山寨。哨聚100多人，有50多杆“硬火”，其余是“明火”、大刀杆子。他们在沅水边抢上水船，劫过路的烟帮，打富济贫。唱起：“财主人家欠我钱，二叶子人（中等人家）莫插言，贫穷之人跟我去，酒里醉来肉里眠”的山歌。张国廷成了民国时期泸溪土著武装的鼻祖。

三

六堡后山的酉溪河边有个叫三角潭的墟场。这里上通古丈河蓬，下通沅陵鸟宿，春夏水涨，小木船可以运货至此，三角

潭场也还兴旺。场边一间茅棚里住着母子二人，其母向氏早年丧夫，含辛茹苦将儿子瞿桂林（乳名棕树桥）抚养成人。民国五年，瞿桂林年已十六七岁。为了让年老的母亲少劳累，就到杜家寨去帮杜廷端家看牛，议定看四头水牛，一年工钱三石米，两套棉衣，一双布鞋，并在杜廷端家吃饭。杜廷端的兄弟杜廷发家也有四头水牛，他却不雇人放牛，要瞿桂林附带看守，不给瞿桂林分文报酬，瞿桂林当然不愿意。杜廷发不管他愿不愿，每天打开牛栏门，让牛混在廷端的牛群里，强制要瞿桂林带着看。八头牛到了山坡上各奔一方，有的滚田塘，损水田，有的吃庄稼，坏旱地。瞿桂林赶得上杜廷端家的牛，就照看不到杜廷发家的牛，每当杜廷发的牛蹂坏了别家的庄稼，别家找上门来索赔，杜廷发也不向别家道歉认赔，只把瞿桂林抓来拳打脚踢，那索赔的人见瞿桂林挨打可怜，前来解劝，宁愿不要赔偿，叫他莫打人，他才住手。杜廷发是六堡后山有名的财主，他家里的白银，曾用晒谷簟子晒过，有钱有势，杜家寨附近的人都怕他。为了3石米，瞿桂林在杜廷端家里咬紧牙关混满一年。民国六年（公元1917年），跑到辰州（今沅陵县）去当兵，加入沅陵赵大爷的哥弟会，在赵大爷的帮助下，从部队里拐枪逃走，拖回来一枝“一子”枪，不要点火，一勾手指枪就响。瞿桂林得了这“牛腿炮”之后，就在木排溪盘踞，向来往行人收“买路钱”。民国七年瞿桂林和黄泥田的张狗儿，香炉排的戴光梓等10多人（三根一子枪，其余的是大刀、杆子、火枪）到杜家寨将杜廷发一家耕牛财物抢劫一空，报昔日遭毒打之仇。得了银钱之后，又派人去沅陵买枪，一时枪枝增加到60多枝，弟兄发展到100多人，并提出“打富济贫”的口号，向六堡之内的各大户财主人家派捐款，派月米，吓得六堡

的一些大户，如八什坪的彭启清、欧溪的李国权、杨明俊等，纷纷躲到泸溪县城内居住。瞿桂林将捐派来的钱在沅陵的棋坪和烧肉堡的梯溪坪（今八什坪乡梯级坪村）开了两座商店大量收购桐油，转运沅陵获利。还和永顺田少卿认老庚互有来往，田少卿，田金卿常带弟兄去常桃沅水河边打劫，来去都经过六堡地方。民国八年，瞿桂林把老营驻扎在天桥山北侧的大坳村，常派人在洞底滩向武水上下的船只“收税”。泸溪县城东有张国廷在龙溪口的舍巢岩设关立卡，向来往行人及沅水上下的商船“收税”，其老营在蒲溪。这时正是南北混战不休，辰沅道尹张学济，湘西镇守使田应诏忙于搞他们的护国军和靖国军大事，不管这些疥癣之疾，泸溪县长老爷手无兵柄，岂敢过问这些“大爷”之事？只好任他们去作威作福。张国廷和瞿桂林两支武装常为一些船只“护送费”的事发生摩擦，互不“认黄”，时时提防对方火并，害怕吃掉自己。

民国九年（公元1920年）谭延闿任命陈渠珍为湘西巡防军统领，湘西剿匪总指挥。蔡巨猷为湘西镇守使驻沅陵，派军队肃清沅（水）、酉（水）、辰（水）、武（水）两岸的土匪，保护这几条水道的畅通无阻。泸溪县城开来了一营兵，香炉山扎了一个连，大庙坳白帝宫内扎了一个排，上堡地母庵扎了一个排，洗溪、鱼梁坳、大陂流、河溪都扎得有兵，水上船只，陆上烟帮（运鸦片烟）两路都有兵护送。瞿桂林在洞底滩站不住脚，就将队伍拖回西溪河边。张国廷的队伍因香炉山驻兵，咽喉被卡，在蒲溪无法生活，南边无法打劫，东是沅陵地界已有民团，西边山岭连绵都是些穷村寨，无法捐派，北边是六堡地方，是瞿桂林口中肉，岂容张国廷染指？于是张国廷只好召集众兄弟商议出路。梁永帖主张把队伍拖到铜鼓坡去，杨

廷松、向海清赞同这个主张，冉仁发主张把队伍拖到辰溪云雾山去，杨八佬、侯岩保赞同这个意见。张国廷说：“弟兄们分道扬镳，各奔前程吧！愿去云雾山的去云雾山，愿去铜鼓坡的去铜鼓坡，各弟兄将来拖雄了，我们再合把！”为了生路，弟兄们都分开了，冉仁发带了10多杆硬火、大刀、杆子、火枪共30多人去了云雾山。张国廷带着剩余的八九十个弟兄拖往铜鼓坡。铜鼓坡地方很贫穷，为了“打起发”，由杨廷松、向海清带队去攻打龙鼻咀，被九龙洞龙廷久率48寨联防的民团打败，退回铜鼓坡。这时永顺田少卿又来加一闷棍，包围铜鼓坡，打败脚老虎，张国廷的队伍仓促应战，少数弟兄突围出来，投奔程桂林部下，那李玉清跑得最快，带着一支一子枪逃回蒲溪老巢。张国廷等则被杀于铜鼓坡，枪枝都被田少卿提去了。

民国十年（辛酉年）泸溪遭受百年未遇的大旱，50多天未下大雨，田地颗粒无收，饥民四散逃荒：强者挺而走险，弱者饿死路旁。程桂林自称独立团长，他这年却发了大财，买进百多运谷田。大批饥民拥到县城求乞索食，县长李光襄奉省府训令，组织团防局，由石光钧（字衡臣）任团防局长，下面有20个团丁，每10人设一个十长。两个十长每天带着团丁巡城，驱赶饥民去城外关帝庙。关帝庙设粥厂，每日10口大锅熬粥饭，早晚发两次，每次每人一碗。

民国十一年，盗贼蜂起。五月间，石光钧辞职，由曾任过省参议员的罗耀堂（号梅村，又名英杰）任县团防局长。向各商号派了一笔团防捐，买得四五十支步枪及少量的一子枪、啄子火、盖排枪、抬炮等。各乡村青壮年自愿来县当团丁的有100多人。罗耀堂将他们编成两个连：第一连连长杨大贤，

驻扎武溪镇伏波庙。第二连连长杨仁贤，驻扎在上堡伏波庙。还设有一个独立队，队长石熙然（名光勇），驻扎在武溪镇广福寺，三个连队各有30来人。

罗耀堂为了扩大县团防总局的势力，要各区设立团防分局，并委派了各地的分局长：南一区吴宝和；南二区朱佩芝；南三区杨善复；西一区唐仁和；西二区黄学林；北区（六堡后山）杨子荐。

四

这杨子荐（本名杨枝钩）系布条坪人。他身材高大。家庭富裕，有30多亩溶田。清朝末年时，杨子荐曾读过10年私塾，四书五经读得烂熟，废科举后，未考得功名。他通《易经》，知天时地理，善观阴阳，能推演八卦，排算四柱（人生的年月日時），常给别人看阳宅阴地，当地称他“地理先生”。那杨子荐接得委任状之后，见县团防总局只发给他6根烂抬炮，兵器要自筹，就将布条坪村屋底下大溶田卖掉五亩，买回10多枝枪，立即招兵，组成3个分队，由布条坪的杨齐伍、猫子溪的周安元，达勒寨的符兴炳任队长，下设七个排，由杨万海（布条坪人，清末任过团总，外号人称“海团总”）、张二卯（小星寨人）、代宏杰（香炉排人）、罗老久（栗林人）、贾瑞清（籍贯不详）、刘玉（籍贯不详）、杨朝龙（布条坪人）等七人任排长。符兴炳是杨子荐的亲戚，带抬炮队，杨朝龙是其堂侄，年轻武艺高强，任直属排长。并专门聘请灯油坪李家岭的李官朝、鸡子潭大风岭的邓仕育为保镖。这两人都生于武术世家，武艺精湛，在六堡后山堪称一流高手。聘请桃

树坨张启相担任司爷（秘书），此人文笔较好，各种公函文告下笔立就。杨子荐将六堡内的文武人才都收罗到部下之后，团防局的大旗就在布条堡立起来了。这时，瞿桂林在木排溪安营扎寨。因他与永顺田少卿是老庚，杨子荐对这个人多枪多的“独立团”奈何不得，就报告县总局，请求帮助剿除瞿桂林。这时，田少卿的兄弟田金卿正率队驻扎在芭蕉坪。东有瞿桂林，北有田金卿，对杨子荐形成钳制。县总局也想除掉瞿桂林，于是就想出一条“使虎驱狼”之计，由罗耀堂亲自写一封信给瞿桂林，令其将田少卿的枪提取，如得田少卿的头，赏光洋若干。罗耀堂派人把信送到芭蕉坪田金卿手中，烦其转给“瞿大爷”。田金卿将信送到田少卿手中。田拆信一看大吃一惊，心想，这个杂种表面上和我认同年，结老庚，却想提我的枪，出卖我的脑壳，真是“同年同三年，屁股后头捅火钳”。田少卿经过一番谋划后，便叫司爷写了一张请贴，请瞿桂林于即日来芭蕉坪共议大事，指派一伶俐护兵往三角潭送请贴。田少卿又把田金卿叫到一个僻静处，轻声吩咐了几句。田金卿带着他的弟兄，埋伏在凉水坪大松林中等候。

瞿桂林接到田少卿的“请贴”后，以为老庚请他去商议“打起发”的事，或者是去缴杨子荐的枪枝，立即吹响牛角，集合弟兄，排成一字长蛇阵，前头由一个兄弟高擎一杆大红旗，上面再用黑丝绣着斗大的“瞿”字。瞿桂林骑着一匹高头大白马，威风凛凛地走在旗后。后面是戴光梓的20多杆“硬火”队、火枪队、大刀队、杆子队，末尾是张狗儿的硬火队。100多人象舞龙灯似的，热热闹闹从梯级坪进谿，向官寨开去。梯级坪的群众站在路边看热闹。瞿桂林早年当过兵，从军队

里学得一点行军知识，把队伍两头摆着“硬火队”，防止敌人撩头切尾。若是有人攻头，就有“尾救”；攻尾就有“头救”；有人若想打他的“豆腐腰”就头尾齐来“相救”。瞿桂林骑马率队涉水过了西溪河，爬坡登上官寨。此地是个大寨，全寨分布在一条很长的山坡上，分为上下两寨。到芭蕉坪去必须由此经过。清朝时，官寨堡的碉堡就筑在寨后的山顶上。寨上面是一坪梯田，最顶上的一丘田后坎有刀把粗一股凉水往外流，这凉水清凉细爽，上坡下坡的人到此都要喝水解渴。因此这地方就叫凉水坪。凉水坪上面是一片密茂的大松林直达山顶，一条山路从松林中蜿蜒穿过，绕向山后。

瞿桂林骑马从官寨穿寨而过。等官寨堡的保董在下寨闻讯出来迎接时，瞿桂林已走到上寨。那保董只好拉着张狗儿的手，尽讲好话。请张狗儿在瞿大爷面前多方圆几句。因此张狗儿的人就在下寨停留了一阵。

当瞿桂林骑马走到凉水坪最上面一丘田坎上时，一阵狂风把那“瞿”字大旗卷走，打旗的手中只剩个光杆杆，正惊愕间，突然一排枪响，瞿桂林连人带马倒在田里，马还嘶了两声，瞿桂林哼都没哼。戴光梓惊呆了，不知所措。弟兄们也都吓得痴了似的，站着不动，连枪都还没从背上取下来。这时，从松林里传出喊声：“瞿桂林手下的弟兄听清楚：瞿桂林不仗义，想当卖客，我们把他宰除了，你们缴枪不杀，要命的把枪架起来，每人赏两块光洋。”这时戴光梓才清醒过来，田坪中无处躲藏，不敢抵抗，都乖乖地将枪架起来，后面那些大刀、杆子、火枪队，一时就乱炸了营，跳的跳，滚的滚，纷纷往回跑。后面也无人追赶，张狗儿的人还在官寨未出来，见前面的人